三國志

一二



方伎傳第二十九　　魏書　　國志二十九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臣松之案古敷字與專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爲旉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皃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煑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其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
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
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
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
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
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
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
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
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
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

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
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
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
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
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
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
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
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
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

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厠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酒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

已結從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

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

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轝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幷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

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
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
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
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
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
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
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
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
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
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

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

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怱怱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脉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拽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

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縣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帀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帀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户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

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
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
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
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
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
巨闕胸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
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
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
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

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　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鳥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

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負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嶽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善脩房内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腮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

杜夔傳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
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
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
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
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
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
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
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
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
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

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
都尉漢鑄鍾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
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鈞清濁
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
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鍾雜錯
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
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顯等於
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
因他事繫夔使顯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
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

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有時

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

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劒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傳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彼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傳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傳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淳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

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傳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閒效驗非一

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巳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穎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户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

朱建平

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没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鄙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璟六十一爲

侍中直省內数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

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傳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

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
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
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
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
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
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
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
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
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
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

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須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須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

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

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未卒

管輅傳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皃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讎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

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
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黌上有
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
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
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
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
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
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
吾欲自與輅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
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
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
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
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各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
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
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
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
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

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
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寃寃痛
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
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
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
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
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
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所耳至於推運會
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
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闇君至論之
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
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
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
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
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
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
躄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
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

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爲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爲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爲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員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分蓍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爲憒憒者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

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鷰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爲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其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爲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鳴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姦汙累天真

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胷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

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无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寅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去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能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黠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過乎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

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殼殼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須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荅之曰君侯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犧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六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爲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爲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爲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

內愼火而射鷄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仕難以追徽於此遂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聲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群明其賤也輅荅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

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以發赤鳥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循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辞雖茂華而不實未敵之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

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

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爲渤海太守

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驗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昔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愼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鼅鼄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

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户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蠭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鼅鼄也舉坐驚喜

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談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百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衂自言吾覩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翩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声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无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声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

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過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爲棺槨兌爲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

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皐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黌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君云何在此閒卿消

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
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
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
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
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
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拘縶
後廐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
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此
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
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
爲士英抱荊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黌文
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皐垂神幽藪欲令明
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
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声九圍也裴使君
聞言則忼慷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
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
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驥更爲凡馬荊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
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
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
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至十月舉爲秀才輅辭裴使君使

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豪君當愼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豪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

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

生之常譚輅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爲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荅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既稱引鑒誡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曰爲巳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

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

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爲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爲懼緒蓍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

遊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孳孳溫故而素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戶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

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邪依易繫辭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邪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始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蓍靈蓍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邪曰以爲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邪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邪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

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姧以類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岳彊寃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感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禄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爲近其理每有變怪輙聞鼓角声音或見弓劒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媿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於太子諱改爲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禄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爲中興名士也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

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去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枇耳

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微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剽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

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
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
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
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柩牛呴果有西軍鴻嘉
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曾昭公八年有
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於理爲合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
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
兌爲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
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
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
蓍龜通靈抱日月而遊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況茲近物能
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
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蓍龜者則卜筮之數
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原未然
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
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輅隨軍西行
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

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没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脩主人禮共為懽樂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巳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夫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爗爗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嘘吸雨靈習習八合風六合皆同於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為憂

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爲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没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問輅言誤中耳不爲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

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弈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夭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以輅禀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

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功也若敷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鳴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昬無不扼腕椎拍追音䚯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機相邈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使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爲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叔

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
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
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爲鄙弟所見追述
既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捃拾殘餘
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沉兵革災
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
及春英臨文忼慨伏用哀歎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
往孟荊州爲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
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爲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
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絶之後孟
荊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
至於斯邪　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
撰輅傳寔時爲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學爲名
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案輅
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
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
爲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纘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爲天
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
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
輅始見聞由於爲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

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爲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去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鬭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要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廐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騶當充甲卒

來詣盧公占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
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
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
血人取鹿鹿來詣廐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
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竊發其雄屋
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
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輅令
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
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
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
之暮果獲
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
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
絶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
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録去爾

。卷終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魏志　三國志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
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
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苲夜郎之道然
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
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衞霍之將
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
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内侍使
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
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

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畧人民北邊仍受
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
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
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雄百
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
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
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盡收匈奴
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
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
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

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九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巳録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巳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鬬訟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巳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畧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娉取之禮婿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鬬時

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己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候地宜青穄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櫱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氈毼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負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虵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

以困窮之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衆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帥衆詣闕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肜募殺志賁遂破其衆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畧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廆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廆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烏

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
功還皆拜爲率衆王賜束帛

烏丸傳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
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
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
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
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
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
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
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

代立揔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曾王印綬皆以爲單于

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幷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国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内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慧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国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方之内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士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

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陳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陳斬蹋頓首死者被野

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幷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魏畧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衆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傳

鮮卑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取婦髡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羱羊端牛端牛角爲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鮮卑自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

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賀於仇賁爲王永平中祭肜爲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廆師部衆從烏丸校尉任常擊叛者封校尉廆爲率衆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宮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爲王其至鞬爲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貊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大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弩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曄將率衆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姙身十月而產此子

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畧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爲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罔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夫餘貊爲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爲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曰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畧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熹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衆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

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衆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爲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爲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

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
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
丸校尉持節幷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
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
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
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
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
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
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
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

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幷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幷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傳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

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閒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脩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

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

弦十餘萬騎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幷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幷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幷州刺史畢

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東夷傳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愼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窴康居烏孫踈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絶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

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傳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

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
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
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
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
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
名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
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
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
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
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

狐狸狖白黒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
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
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
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
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
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
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
皆貧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
絶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
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户俱擔糧飲食之

其死夏月皆用氷殺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槨無棺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驪鮮卑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孼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驪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

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高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置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

子也乃令其毋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
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
橋東明得渡魚鼈乃解散追兵
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傳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
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
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
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
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靈星社稷
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
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

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伎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驪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驪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消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

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為桴京其人絜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餘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

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
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
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
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
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
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
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
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
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鬬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
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

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欲不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騶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

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宫為二郡害興師伐之宫詐
降請和二郡不進宫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
遼隧殺吏民後宫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
之軍敗沒宫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
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
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
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熹平中伯固乞屬
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
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
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

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
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
為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
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
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
國今古雛加駮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
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
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
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
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

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

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

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壻家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壻）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鑑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

王宫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宫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氷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宫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

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傳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

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已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傳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
鮮之東皆其地也户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
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户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
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
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
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
稍别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
下户其耆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
嗜慾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
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

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
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
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
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
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緜曉候
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祭
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
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
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
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

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案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傳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緜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

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
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沽國伯濟國
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
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
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
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
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臼斯烏旦國
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
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
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

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摠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準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渡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

藩屏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

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户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户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户來曰可辰鑡因將户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爲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户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相靈

之末韓濊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
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
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
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
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
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
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
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
譯轉有異同臣幘沾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
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

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爲痛既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

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
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
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
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
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
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
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
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
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
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

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傳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傳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

家揔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
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魏略曰明其爲流移之人
故爲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
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
其意欲使死者飛揚（魏略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
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
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
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
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傳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戸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傳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海國其大

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毋離所居絶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毋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濵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

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
母離有二萬餘户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
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
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户南至邪
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
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
七萬餘户自女王國以北其户數道里可得略載
其餘旁國遠絶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巳百
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
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

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

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

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獮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計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

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沒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

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

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為地

應爲綈漢文帝著皁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荅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荅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拘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

縑緜衣帛布丹木𤝔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
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
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
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
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
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
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
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
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

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魏略曰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

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豲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鈔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令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爲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爲西州道路患也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蔥領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蔥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爲五十餘從建武已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蔥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領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

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
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
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穴國皆并屬于寘罽賓國
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
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
服色黄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
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髮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
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
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
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
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
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
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隷王在天竺東南三
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
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
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
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
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梨國危
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国皆并屬龜
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国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蒲犁国

億若國榆令國指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犂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郡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回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胡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

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師子為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以水精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詳之也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蠶絲作織成氍毹毾㲪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馬腦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

光珠眞白珠虎魄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毾㲪五色九色首下毾㲪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領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地東北去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

也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從於羅東北又渡河
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
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
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
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
之極矣　北新道西行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
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
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
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
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
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
不屬也呼得國在葱領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
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
牧亦多貂有好馬　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
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
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
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
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
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犂國明北海之南自
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

脛國其人音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
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
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
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魚豢議曰俗以
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
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
猶尚曠若發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
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遊載
騕褭以遐觀但勞眺乎
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魏書　國志三十